

六出，徧地如雪，其中亦有紅黃藍金等諸餘色者（白者最多）。即於是日，內隴官虛空賢叔姪等，迎請大慈法王至惹喀扎，共無量僧衆，廣修紀念供養，啟請發願，亦有天花雨下也。自是已往，乃至現在西藏、蒙古，以及中國五台等處，不分宗派縑素，於每年十月二十五日，皆為燃酥燈等紀念供養。（若康地等處，初因燈盞不敷所供，遂刻圓根【即蔓菁也】，豎炷灌酥，以補不足。康地漢人呼為圓根燈會，即因此也。）此亦大師慈悲事業之所致也。

第五節 再現化身

如是大師化緣示盡，現證光明法身，中有初起幻體，成就圓滿受用，徧盡虛空，隨緣垂濟，實非小智能知。今但就吾等耳目所及者，如大師為克主傑五次現身，今略錄少分，培植自他之信根云爾。

一次，克主傑為衆講經，見諸有情馳逐惡法，不肯至誠學習正教。或有初發心者，然以自乏擇法眼故；又復薄福，隨逐惡友，親惡知識，雖有好心，徒招苦果。觀察之餘，不勝悲感。回室，心中念云：「此諸有情，宿無福德，致使現世不逢具德大善

知識為所依止。諸有為法，呈無常相，而作常執。諸法本性，示現空相，而反計實。一切受用，現無真實，而反勵力拼命追求。現世名望，示谷響相，而反執為究竟，當得所得之果。總之，我今於喇嘛之顯密二教，一切善說，及金剛持秘密扼要之處，全離微細錯誤之點。雖復晝夜勵力，為人宣說，然因彼等不具夙根，不能領受如是甘露微妙法味，而反親近極愚至痴、乏學無知、迷於取捨、等同畜生諸惡知識，聽聞種種自讚毀他、虛妄、綺麗、王賊街衢邪命等語，所有行為，等同犬豕。若有通達佛法之心藏者，應生何等之悲哀與感觸耶！」又復觀察：「此諸有情，不念無常，而為現世利養恭敬之所迷亂，轉趨邪道者，永沉輪迴，悲夫！」起是念時，心深生厭離，淚如雨下。爾時設勝妙供，祈禱於大師。時宗喀巴大師，乘六牙智象，白如雪山；以純金網，覆嚴象身；復以無量金鈴莊嚴；鞍亦寶飾，自空而至。慰云：「兒！（是自口生之子，故呼為兒或愛子也。）心莫憂苦。憶念師長者，能淨往昔所造極重惡業，復能集聚福德資糧。我等師徒之事業，根本善妙，汝與瑜伽自在迷拉（迷拉是藏中一位即身成佛之祖師，彼昔曾憶師恩，涕泣而歌，其師現身安慰，與今克主傑事同也。）憶念師長之事相同。今後猶當精進，廣宏我之教法。」云云。

復於一時，克主傑於顯密二教甚深扼要難處，生疑莫解。忽憶大師，念云：「我師若住世者，今當請問。然今師尊不住，又無究竟能決斷之根據，雖願我師住世，今我師住何處耶？」如是愈念愈悲，獻上妙供，涕泣啟白。爾時大師坐於無量摩尼真珠嚴飾純金座上，有多天子擊持而至。廣釋諸疑，復示種種教授教誡而去。

復於一時，捧讀參閱顯密兩部道次第等一切著述，見大師之善說，總明一切顯密經論之要義，特倡隨一補特伽羅，直至成佛必行之道軌。首自依善知識起，終至圓滿次第證金剛位，於中一切道次，無不圓滿具足。念云：「若除我之師長文殊化現而來者外，雖印度、藏地一切善知識，皆不能作如是善說。」隨念大師之功德恩澤，淚泣濕衣，殷重啟禱。爾時大師身色金黃，右執利劍，左持梵篋，現童子像，眾寶嚴飾（等同文殊菩薩之相），乘潔白獅子而至。誨云：「我兒勿哭！我今特來為汝說法，汝當知之。於濁世中，有種種種姓有情，特於此時，不念無常及三惡趣苦，唯獨貪著名利恭敬、衣食臥具、凡庸事業，下至能念今世作此等事、來生當感何果者，亦已稀矣！」如是說多法已，又復告曰：「若有閱我懺罪集福，超越經論一切難處之善說已，起決定信，依遠離處，專一修行，其得佛位，如在掌握；然能作者鮮矣！雖則如是

，但尚有少數法器機緣，應當饒益彼等，特當顯揚我之密乘善說，則後世不久，速當相會也。」云云。

復於一時，追念師恩，曾云：「我師今在何處？我何時而能朝見我之恩師耶？」涕泣傷感，毛骨戰豎。至誠啟白：「結喇嘛宗喀巴當悲愍我，亦當觀照此諸癡淚有情。今師聖教，亦同空中電閃，或乾達婆城，速當攝滅，何日能至我師足前耶？」爾時大師乘猛虎至，其身紅色，目鼻豐大，作金剛瑜伽師相。右執利劍，揚舉空中，火炎熾然。左持人腦蓋骨當胸，中滿甘露。其髮赤色，青綢纏縛。人骨莊嚴其身，面容極笑。八十位獲得大成就者，前後圍繞。慰云：「兒不須過傷。我除汝外，更無所想；汝亦除我，而復思誰？我放汝，何處亦不去。若念我者，此顯密二部道次為首，及餘一切善說，是我之遺教，可看此等教法也。總之現在有情福德極微，煩惱粗猛，聖教亦至結歸之時，汝今亦當發願來此空行世界也。（空行世界，是修行成就處之總名。）」

次於一時，克主仁波卿念云：「今我亦去者善。今當供我師長，請其來此，亦當請問結喇嘛之住處，亦有餘事請問抉疑。」遂陳極上妙供，并純金曼陀羅供，至誠白言：「父三世諸佛，（謂師即三世諸佛也，父是呼師之辭。）無依衆生之唯一歸依，

結尊文殊，無能等者。」云云。爾時大師坐白雲中，仍作生前之相，至前慰云：「兒今當預備速來，我當遣人迎引汝也。」又曰云：「結喇嘛現住何處，我亦願往彼處。」大師告云：「總之我之化身，有在空行世界、都史陀天、及瞻部洲等甚衆。然今支那五台山，有千八百金剛苾芻（是修密法之出家苾芻也），上午宣演中觀及道次，下午講釋桑都、勝樂、閻曼德迦等三部密法，汝亦發願往彼，不久即當相會也。」云云。

餘文尙繁，難為盡錄，即依此五次現身，大師之本可知迹矣！

再者大師前往歡喜頂時，文殊菩薩授記云：「次汝於其壠講經時，當脫一齒，可授於克主傑，使其徧一切衆。」云云。後大師住於其壠修行時，四部密乘諸尊，及三十五佛等現身加持。爾時克主傑白大師云：「昨夜夢見喇嘛為授記，今請慈悲講演四部密法之攝義——金剛持之道次等。」大師曰：「善。」遂廣授諸甚深法要。一日正當日光增盛之時，大師口中出大光明，徧照虛空。會衆悉見，亦有見為霞光者。唯有大阿闍黎達瑪仁勤、持律名稱幢及克主傑見大師脫一齒也。時大師云：「住妙高前如金山，施與無倫善妙汝。」（善妙吉祥賢是克主傑之正諱，此半頌謂克主傑處於大師之側，宛如七金山住於須彌之前，更無餘山能超其上者。）遂將其齒授與克主傑。時大

阿闍黎及持律等白云：「何不見惠我等耶？」大師謂曰：「非不與汝等，但因克主傑具有得此之宿根，并為本師所記莚，汝等可於七日之中，殷誠祈禱，當與也。」克主傑亦捧齒歸室中，殷誠祈禱，光明滿室。過七日已，大師命持牙至前，設諸勝供，然後開而視之，其齒成文殊菩薩聖像，像之徧體，舍利密布。遂取頂上舍利白如螺貝者，授與勇猛金剛；額上之如水精者，授大阿闍黎達瑪仁勤；喉間之金色者，授毘奈耶尸羅；心間之吠琉璃色者，授持律名稱幢。總之，從文殊之身分取舍利一千零二顆，徧施爾時一切衆會。自是以後舍利增長，乃至現代諸有緣者，得之不甚難也。（密傳甚多，難盡一一。）